



金沙江畔

陈 靖 著

9

死所

北 京 出 版 社

金沙江畔

陈靖 著

北京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

51427

金沙江畔

陈靖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单王府井胡同3号)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2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850×1168 1/32·凡装4 8/16·铜页:2·字数:102,000

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:000,001—113,000册

统一书号:10071·384 定价:(6)0.44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小说是写一个紅軍連队，在長征斗争最复杂、路途最艰險的日子里，在每天不停的行軍作战中，一个十七岁的政治指导員兼連長金明，同一个十分阴險的軍閥——大地主、流氓头、土匪兼商人——斗争，终于把敌人消灭在金沙江畔的故事。

書中充滿着紅軍时代的生活气息和紅軍与人民的关系，反映了紅軍战士和紅軍指揮員的共产主义品質，說明紅軍在党的领导下，跟着毛主席走，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难。

目 录

序 曲.....	1
激 流.....	5
初 逢.....	25
普 渡.....	37
歇 足.....	51
晓 前.....	67
午 会.....	80
晚 餐.....	88
云 崖.....	100
取 水.....	111
揭 謀.....	122
别 了.....	133
尾 声.....	140

序 曲

边防某师的师长金明，駕駛着一輛吉普車，在一條新筑的公路上奔駛着。兩輛載滿了男女青年的卡車，緊緊跟在後面。

這是橫斷山中，金沙江畔。一條長龍般的公路，從雲層里伸展出來，劈開了崇山峻嶺，穿過了原始老林，又鑽進那神秘莫測的深淵峽谷。這條路活像長虹在太空高挂，它把雲天和群山串連在一起。

金明的汽車時而漫遊在茫茫的雲海上，時而出沒在青松白霧間，時而沿着懸崖陡壁輕輕地滑翔，時而又踏着山溪小河的浪花。卡車上的男女青年們正縱情歌唱，在幸福地欣賞着這世界屋脊上的春天。金明只是默默地看着前方的山景。

金明穿着一身發舊的但是洗得很干淨的黃布軍裝，如果不注意看他領上的軍銜，誰也不會知道他是個將軍。金明從十二歲就參加紅軍，一直在軍隊中工作了二十七八年，但從他的身上，却看不出那種所謂“行伍出身”的東西，更看不出將軍的威嚴，他的風度是英俊而又文雅，同時又是和藹可親的。

坐在金明旁邊的，是一位清秀、文靜的中年婦女，看起來像三十七八歲，其實已經是四十五六歲的人了。她穿着一身藍布衣服，面龐上充滿堅強毅力和樂觀的光芒。她是金明的姐姐，名叫金秀，是新派到藏族自治州擔任一個自治區黨委書記工作的。緊靠着金秀背後，還有個二十多歲的漂亮姑娘，一看就

知道她是个大学刚畢業的学生，总是滔滔不絕地問个不停：

“媽媽，你同舅舅長征的时候，是不是走的这个地方？”

金秀沒有說話，金明微微点了点头。姑娘見媽媽沒有管理她，就自問自答地說开了：

“舅舅，長征要是能坐上汽車，不用脚走，我看就沒什麼了不起。唔，就是用脚走，有吃有喝，我看也不算長吧？”姑娘看了看媽媽和舅舅誰也沒有表示什麼，又說：“我們前天才一頓沒吃飽飯，整個一天的路程，就显得特別長，特別長……。”

金秀和金明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山景，沒有注意金金在說什麼。这时候，前面响起了清脆的号音，很快，出現了滿山遍野的解放軍和藏族人民。人們正在这山路旁边，建筑着一座十分雄偉的烈士陵园。金明煞住了車，对金秀說：

“在这里看看吧？”

金明和金秀下了汽車，沿着小路走去，他們越走越快，很快来到一个奇妙的山腰上。

这里，像是天生的万里長城，到处是森林一样的崖壁。这里的水很奇特，它發源在高山頂上。水从山巔到山腰，是順着弯轉曲折的木制“澗槽”^①向下流，如果缺少一节澗槽，水就向悬崖飞溅了。水在山腰上結成一个个的清泉，再匯成一个極其优美的池塘。

池塘周圍是一片迷人的地方——仙境般的花园和动物园，高原上特有的动植物都在这里聚集了似的。所有的人都被这种景色迷住了。只有金明和金秀，总是不停地沿着山間小路走着。金金紧眼在后面，边走边說着話：

①“澗槽”是一种木制的瓦形样的水槽。把它一节节地联接起来，就可以将山巔的泉水引到山腰来。

“媽媽，你看這花多美！你知道叫什麼花嗎？”金金從路旁折來一束特別美麗的山花。

金秀搖了搖頭。金明接着回答：

“這叫金杜鵑。你看多麼美，你從來沒看見過吧？你知道嗎？這種花，除了康藏高原，別地方是沒有的。”

金金正要問什麼，突然飛過來一只金鷄，落在她的面前。金鷄看了看這些新來的客人，愣了，來不及飛起，匆忙把頭鑽進草叢里，露着個漂亮的尾巴。金金趕緊撲過去，抓住金鷄的尾巴。金鷄猛回過頭來，啄了她一口，拍打着翅膀，向崖壁上飛去了。金明笑着解釋說：

“這叫金鷄，也是高原上特有的。”

金金的前面又出現一只引人格外注意的小猴。它睜着兩只圓圓的眼睛，叫着，跳着，用手腳向人們做着高興愉快的動作，好像是为新來的客人唱歡迎歌，跳歡迎舞似的。金金一面摸着她的痛手，一面盯着可愛的小猴子。金明看了看金金說：

“這叫金絲猴。它很聰明，懂得人事，據說它還能分辨出好人和坏人哩。”金明又說：“這種動物現在世界上很難找到了，就是在我國也只有西南高原才能看到。”

金金和所有的青年人都被這裡的景色迷住了。大家看着遠方的雪山，看着山下的原始森林，看着眼前的烈士陵園，在向往未來的同時，也很自然地想到過去。大家商量着，要請金明和金秀講講長征的故事。

金明和金秀沿着一排整齊的樅樹，一步一步地走着，他倆對每一棵樅樹，都要仔細地又是親切地摸摸，看看。他倆仿佛是回到了家鄉似的。

金明和金秀突然停止了腳步，在他倆面前出現了一排高大的土丘——紅軍烈士的墳墓。墳前有一塊新立的石碑，石碑上

写着“无名烈士之墓”六个大字。金明和金秀大步走到坟前，默
默立了好久。金明突然大声地说：

“岂有此理！誰說是‘无名烈士’？”

金明和金秀沉默着。

金金从山下蹦蹦跳跳地跑了上来，并没有注意母亲和舅
舅。金秀叫过女儿，若有所思地问：

“金金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金金故意噘着嘴说：

“怪不得人家说你只知道工作，一天该吃几顿饭也不知道。
你看连女儿多大也不知道！”金金看了看妈妈又说：“二十加三
啦！”

金秀长出一口气，意味深长地说：

“啊！二十三年了！”

金明呢，他在写着烈士们的名字。

“金万德，珠玛，唐小苗……”

激 流

激流在奔馳着。

像冲出高爐的鉄流，像突破水閘的山洪，像压倒海洋的巨風，激流已跨过了大半个云貴高原，正向“世界屋脊”——康藏高原前进。

激流总是紧紧地挨着長江，又总是与長江采取相反的方向奔馳着。仿佛这两大巨流是在进行着一場反方向的 远 征 比 賽 哩。

一切艰險，一切困难，一切敌人，在这激流的面前，一个一个地被淹沒着。看那迎風飄揚的万杆紅旗，它是这激流的波涛，听那豪迈雄壯的战歌，是这激流的怒吼。啊！这就是紅軍長征的行列。

行列里閃出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紅軍。他用極迅速又巧妙的动作，在行列里穿來穿去地前进。他的步伐矯健而輕快，靈活又有力。在他脚步指向的地方，好像树木直往两旁躲閃，所有的山岩也在为他讓路似的。

这个青年紅軍有双浓黑的大眉，眼睛虽不算太大，但很有神。他那紅紅的臉蛋上，蒙上一層均匀的汗水，好像擦了浓油

一样，閃着光亮。他穿得很整潔，軍服是用打土豪沒收来的学生裝改做的，很合身，又漂亮。脚上穿一双很講究的草鞋：三色毛綫的耳子，白漂布織的底子，鼻子和鞋后跟綴有一塊小薄皮。他腰間的皮帶有些發黑。肩上斜挂着挎包和手槍，还背着一把湖南雨傘。这一切在他的身上，摆得那么合适、匀称，給这位标致青年更增加了一种特有的英俊。

“是誰在插队？”有人不高兴地訓这青年。

“讓开！”又一个在訓他了。

这位青年沒有說話，赶快閃到路旁，給人家讓路。他知道，在行軍中插队，人家不高兴是應該的。因为誰要是在这时候停留几秒鐘，或者是在出發前不准备好一切，在这时候發生一点点小故障，那么他就有可能掉下队来，一天都在追赶队伍，到处挨訓，还吃苦头。青年站在路旁寻找着一个插队的机会。他无意地回头一看，刚才那个訓人的紅軍突然改变了态度，用抱歉的語气和亲切的口吻說：

“是你呀，金明？”

金明微笑着說：“你們衛生部的人真厉害，看样子我不讓开，要动拳头吧？”

“那还了得！誰敢欺負青年干事！”

“这么說，你們衛生部的成年人是很关心青年的囉？”

“当然，不信你問金秀同志。”

金明一听到“金秀”的名字，馬上向行列的前后張望着。

“她到前面去了。”衛生部的同志說。

金明沒有向大家打招呼，就飞快地向前面赶去了。他簡直像条小魚似的，在这激流中巧妙地游着，游着，飞快地向前游着。

金明向前赶着。他越过一支战斗部队，又来到龐大的后方机关的行列里。这里是供給部、苏維埃政府、省革命委员会的

行列。这些行列里，有年老体弱的人，有十二三岁的娃娃，有妇女……

从这些行列里，就能使人想到长征的不易。想到长征是多么曲折复杂，想到在革命低潮下，敌人众多的形势下，走路也是不简单啊。长征，不是一支精干队伍的挺进，也不是先有准备而路上又有支援的进军，更不是在平坦路上行进。长征是党政军民的大转战，是男女老幼的大搬家，但她是史无前例的大进军，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激流！

天黑了，夜来了。然而这在长征中却是最可贵的行军时间。

漆黑的晚上，万点金光从黑茫茫的宇宙里升起来。

火把，火把从山凹伸上山巅，从坝子里进到深淵中；火把照亮了山上的层层梯田，火把缠绕着一个个的山峰。红军的行列像一条、两条、无数条的金龙，在漆黑的海洋上向广阔的长空漫游着。

远方有时紧时松的枪炮声，近处是战马在嘶叫，人们在欢唱。这些声音构成了一首长征特有的交响曲。

深夜时分，风雨来了。

雨点打得雨伞发出“啪啪”的声音，紧接着行列里又发出“跟上！”“别掉队！”的声音。一转眼，火把熄灭了，人影模糊了，暴风雨的“嘩啦”声，山洪的咆哮声，山岩的崩塌声，雷鸣的轟隆声，把一切别的声音都淹没了。看来一切有生命的东西，此刻都在寻找躲藏的地方，或者已经全躲藏起来了。

不，当闪电掠过的一刹那，看吧，红军行列的步伐并没有停止，相反更加迅速了。尽管泥濘拔掉了人们脚上的草鞋，滑翻了牲口的馱子，或者岩石撞倒担架……红军还是大步向前！

雨停了，天也亮了。

金明来到一条河边。这里有个狭窄的渡口，水深而急，没有船，不能徒涉。部队必须绕很远的一个大弯，到浅滩过河。金明站在河岸小坡上看了一会，他决定从这里“踩水”过河。他很快地解下裹腿，脱下草鞋、裤子、衣服……，把所有的行李打成一个包，顶在头上，向对岸游去。

快到对岸，突然有个挑着担子的红军连长带训地向金明跑过来：

“这是谁呀？不要命啦！不想北上抗日啦！同志，这叫无意义的牺牲，不是勇敢。晓得吗？”

金明赶快游到河岸，躲在河岸的陡埂下。但是那个挑着担子的红军已经来到金明的头顶上，严肃地问：

“你这个人真成问题。这么深这么急的水……”

金明注意听着，但一句话不说，也一动不动。岸上又问：

“你是哪部分的？快上来。”

金明已经听出这人的口音来了，噗哧一声笑了起来，说：

“反正不是你们炊事班的，你管不着。”

金明爬上岸来，一边穿衣服，一面喊：

“满叔，好久没见你了，你好吧？”

这人叫金万德，四十来岁，干瘦的身体，但十分结实。他是金明的叔叔，现在在一个叫“小老虎”的连队里当炊事班长。

他看到金明，高兴得连话也讲不出来，只是笑着。

金明穿好衣服，抢着金万德的伙食担子，大步朝前走着。

“金明，为什么好久不来我们连呀？”金万德说。

“这一次来了，一下半下就不离开你啦。”金明边走边说。

“怎么？到我们连工作？”

金明点点头说：“还没下命令，我想同政委提个意见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們是主力連呀。再說給你當直接上級，也有些顧慮。”

“我們這個連是不簡單，比一個營還重要，不過你顧慮我們的關係，那就不對了。都是共產黨員嘛，有什麼關係！”

這時，從後面趕來兩個戰士，老遠就向金明招呼了：

“金干事！”

兩個戰士過來搶着挑伙食担子。金明當然爭不過他們，只是說：“慢點，慢點！”

這兩個戰士一個叫羅長林，一個叫唐小苗，有時人們也叫他小苗子；都是共產黨員兼共青團員。他們參軍的時候，正是二方面軍正式成立，部隊得到大發展，又一連打了好幾個有名的歼滅戰的時候。

與別的共青團員一樣，他們對金明很尊重，不過他們的尊敬並不只是因為金明是他們的“青年頭”，更主要的是由於金明是個善于聯繫群眾，討人喜歡，有能力有辦法的好幹部。他們常說，金干事能文能武，懂得馬克思和列寧的事，又能打仗。在湘西的幾個有名大戰鬥中，金明都在他們連隊幫助工作，給他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。所以他們今天見到金明，是那樣說不出來地高興。

“金干事，什麼時候才過江呀？”

“金干事，什麼時候才同中央紅軍會合，見到毛主席呢？”

“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同毛主席談談呀？”

戰士們一個一個的問個不完，仿佛不要被問的人回答似的。金明嘆喟一笑，才把他們的輪流提問停止下來。

“過江么；可不能急；會合中央紅軍嘛，要看我們克服困難如何來確定；要同毛主席談談，那就太容易了。也許毛主席會請你抽煙——不，咱們共青團員可不能抽煙啊，毛主席遞給你抽的時候，你就說‘我是共青團員’，他就不讓你抽了……”

“毛主席是不是像賀老总一样，見面就揪人的耳朵？”小苗子好像馬上就要去見毛主席似的，有些忸怩地說。

“那我就知道了。我也還沒見過毛主席啊。剛才說的，都是譚政委告訴我的。”

金明說到这里，馬上想起了什么事，赶紧伸手到挎包里，掏出兩筒叫“白金龍”牌的香烟，遞給金万德，說：

“这是从貴州就背上的，老見不着你。”

說着，金明向大伙打了個手勢，又向前面去了。

金万德立刻打开一盒，要分發給大伙抽，可是沒一個人接受他的热情。这时候金万德才明白：他們連是“共青团連”，只有炊事班才有几个“老头子”。

“老班長，金干事对你真好。”

金万德大大地吸了几口“白金龍”，得意地点了點頭，說：

“你們对我也不错呀。”

“听说你們全家都参加紅軍了，那时候金干事才十一岁，真的嗎？”

“那有什么奇怪的！”金万德說。

“老班長，你看，快爬那个大山了，我們小組昨晚开会决定，爬这个山要加强文娱工作，你給我們講个故事吧！”

“我們这个小組都不是从洪湖苏区出来的，講講苏区的故事吧。”

“就講你們全家参军的事就不錯嘛。”

金万德虽沒开口，可是他一直在想着。他今天太兴奋了，因为金明要来当他們的指導員，因为人家都称贊金明好，因为战士们总那么喜欢他，因为他从来沒吸过这样好的烟，因为……于是金万德自己在內心說：“我要好好地給大家講講过去的事。”

一座黑压压的大山出现在眼前。金万德在想：今天早晨連長說这个山叫“北天門”，有六十里高，下了这个山，还要走五十里才能宿营；同志們連日來一天一个战斗，昨天下午才得到休息，我应当好好地使他們高兴高兴；可是他們又不吸烟……。想到这里，老金猛一把搶过伙食担子，并开始講起故事来：

“長江东来洪湖西，那里有家姓金的；世代代当牛馬，祖祖輩輩受人欺。閑言少叙，書归正題……”

金万德講出了这样的往事。

二

一九一九年的清明节的晚上，金万德家十一口人已餓死了三口。也是这天晚上，金万德的嫂嫂又生下第四个孩子。还是这天晚上，金万德和他的哥哥一起被軍閥兵“抓伏”拉走了。

金万德在第七天上一个人先逃了回来。但是他嫂嫂已經餓死，小嬰兒在狗窝里餓了四天三夜。金万德拾起这条小命兒，从此也就叫他“金小命”……

金小命剛滿两岁。为了生活，金万德的哥哥只有带着两个稍大些的兒子，去汉阳找生路，忍着痛苦把七岁的女兒金秀給人家做童养媳；小命当然只有留給金万德。

金万德是在一家船主那里做厨子的。后来船主的流氓兒子看中了金万德的老婆，把金万德和小命赶了出来。

金万德和小命的生活糟糕透了……。不过金小命这孩子总是讓金万德想活着。小命也是个奇特命大的孩子，多少次难以活下去的关头，他总活得好好的，也在这些时候，使小命学了好多特殊本事。譬如說，在六七岁上，多深多急的水，小命能来去自如，多高多大的树，小命能上能下……。小命也特別灵巧，什么事他只要看一遍，馬上就能做；縫縫洗洗，做飯燒菜，輕

活巧活，小命都会。有一年夏天，金万德害了一场大病，躺了三个来月，小命就捉鱼和掏雀蛋来养活他……

生活虽使他們感到比登天还难，可是他們却要坚决地生活下去。一九二六年大革命的光芒虽然照得不長，但是从那以后，他們总感到生活有希望，感到光明总有一天会到来。

光明真地到来了！

一九二八年，共产党来了，賀龙、賀英的紅軍来了！成了紅軍也成了共产党的哥哥和两个侄兒也回来了！

啊！这一切难道是在做梦嗎？一切的一切为什么都变得那么快？

不到半年，荊州、沙市、沔阳、监利、潜江等十几个县的广大土地上，工农群众都变成了主人，国民党、土豪劣紳和那一切專門欺人的人，都变成了“过街鼠”、“夹尾狗”，成了蛆虫，成了狗屎。南到洞庭湖，北到武当山，东到汉阳，西到宜昌，这块縱橫千里的土地上，到处都是紅軍，到处都成立起苏維埃、赤衛队、童子团……只要是工农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哪里都是你的家，哪里都有你的亲人。敌人几次来进攻，几次都是到处碰壁，到处挨打，几次都是“賠了夫人又折兵”。

啊，这是工农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！

金万德講到这里，兴奋得簡直无法控制自己了，他好像又回到了四五年前洪湖苏区了。他忘記了疲劳，忘掉身上的重担，忘掉了这是在艰苦的長征途中。他仿佛要縱情歌唱，他真地唱起当年在湘鄂西苏区流行的一个歌来：

賀龙与賀英，

七軍与八軍，

打开荆沙扎大營，